

系统观指引下的省域保护传承本土化体系构建探索

王 军¹, 李 梦¹, 李小龙², 李欣鹏², 丁俊翔¹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研究分院, 北京 100044;

2.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中国城乡建设与文化遗产研究院, 陕西 西安 710055)

摘要: 我国城乡历史空间的治理体系和聚落体系都具有很强的区域整体性、系统性。“省”是我国的地方最高级别政区,是治理体系中承上启下的关键层级,其形成发展演化区别于城市、乡村等聚落类型,具有特殊的逻辑机制和典型特征。当前,国家正在推动建立多层次、全覆盖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构建省域保护传承体系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也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基于此,以系统观的研究视角为切入点,以安徽省为例,分别从省域价值研判、保护格局构建、保护策略制定三方面尝试建立省域保护传承体系的基本框架,为新时期我国历史文化保护本土化理论方法的创新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 系统观;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本土化体系

中图分类号: TU9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930(2024)03-0445-12

Exploration on construction of localization system of provincial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under the guidance of system view

WANG Jun¹, LI Meng¹, LI Xiaolong², LI Xinpeng², DING Junxiang¹

(1. Sub-institute of Historic City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China Academy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Beijing 100044, China;

2. China Academy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 Cultural Heritage,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Xi'an 710055, China)

Abstract: The governance system and settlement system of urban and rural historical spaces in China have strong regional integrity and systematicity. “Province” is the highest level of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and is a key level that connects the upper and lower levels in the governance system. Its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are different from settlement types such as cities and rural areas, and have special logical mechanisms and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At present, our country is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ulti-level and full-coverage urban and rur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a provincial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system is an important part and a pioneering work. So, this paper take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the system view as the starting point, takes Anhu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and tries to establish the basic framework of the provincial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system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provincial value judgment, protection pattern construction and protection strategy formulation. It is hoped that this can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innovation of theoretical methods for the localiza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rotec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system view;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localization system

2021年8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1],明确提出要建立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和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三级管理体制,并要求编制省级规划,

建立省级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省”的形成发展演化具有特殊的机制,形成了区别于城市、乡村等聚落类型的典型特征。本文以系统观的研究视角为切入点,建构省域保护传承的本土化体系框架。

收稿日期: 2023-12-25

修回日期: 2024-04-08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23YFC380550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978632)

第一作者: 王 军(1984—),男,硕士,正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城市规划、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城市更新等研究. E-mail: 195236308@qq.com

通信作者: 李 梦(1993—),女,硕士,工程师,主要研究城市规划、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城市更新等. E-mail: 694504772@qq.com

1 省域保护传承本土化体系构建思路架构

我国城乡空间的治理体系和聚落体系都具有很强的整体性、系统性。“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中华文化大一统意识的高度概括，张光直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可以说是最为令人瞩目的特征，是从意识形态上说它是在一个整体性的宇宙形成论的框架里面创造出来的”^[2]；钱穆认为“西

方人看重部分，中国人则看重整体”^[3]。“省”是我国的地方最高级别政区，是“天下一体”整体秩序中承上启下的关键层级。早期的“省”是朝廷的中央机关，我国多个朝代实行“三省六部制”；“行省”制度起源于金代，确立于元代，最早因军事需要而设置，意为行使中央“省”权力的临时机构，事毕即撤；元代行省逐渐由临时性机构演化为定制，其基本模式一直延续至今，是中央机关地方化的产物^[4](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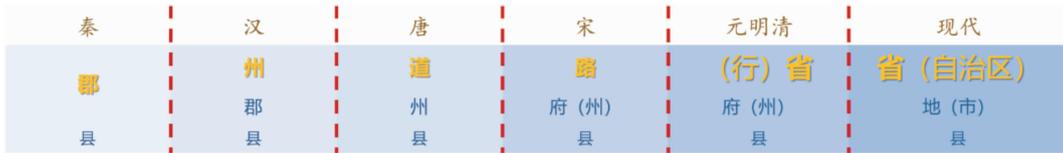


图1 “省”由临时建制逐渐成为稳定行政单元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Province” gradually becoming a stable administrative unit from temporary establishment

系统一词源于古希腊，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美籍奥地利人、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创立了系统论科学，系统论认为，所有系统均有整体性、关联性、等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时序性等基本特征^[5](图2)。系统观是系统论广泛应用于各类科学问题的概念演化。本文所提到的在省域历史文化保护传承领域的系统观，即认识维度上，以更全面的视角关注文化地理、线性廊道、城乡聚落等因素对省域文明形态的影响和塑造，关注不同历史阶段、空间范围聚落长期演化形成的层叠性；实践维度上，以更广阔的视角挖掘全时空、全要素、全脉络的潜在历史文化资源，关注省域整体特色延续和历史文化的差异化彰显。在具体实践中，通过分级、分区、分类、分期实践，将省域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这一系统的整体性、关联性、等级结构性等特征进行阐释。

在具体研究中，本文以系统观为指引，分别从省域整体价值研判、保护格局构建、保护策略制定三大方面建立省域保护传承体系的基本框架，并重点强化三个“结合”——治理手段与技术手段结合、价值引领与问题导向结合、系统布局与精准传导结合，强化省域保护传承整体性、系统性、独特性(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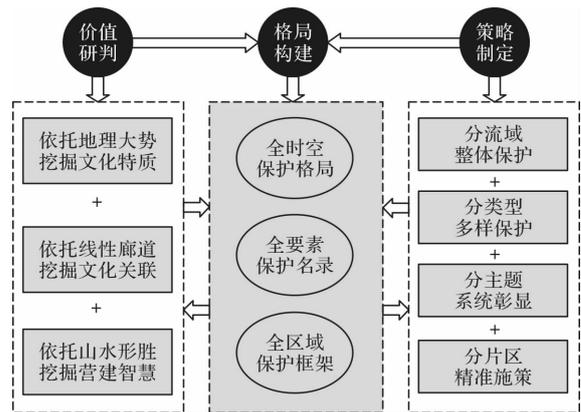


图3 省域保护传承体系方法框架

Fig.3 Framework of provincial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syste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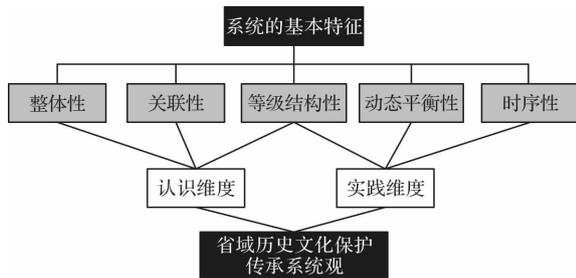


图2 省域保护传承系统观框架

Fig.2 Framework of systematic view on provincial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2 系统观指引下的省域保护传承本土化体系中的整体价值研判

国际上对遗产价值评估最早可追溯到1902年，意大利学者里格尔(Alois Riegl)从艺术史的角度，将遗产价值分为年代价值、历史价值、相对艺术价值、使用价值、崭新价值^[6]。历史文化价值的概念起源于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即《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7]。其中历史古迹的概念被扩展，

包括历史城市、历史园林和历史地区等,此后的《内罗毕建议》(1976年)、《佛罗伦萨宪章》(1982年)和《华盛顿宪章》(1987年)分别就历史地区、历史园林和历史城镇的保护进行说明;《关于真实性的奈良文件》(1994年)、《西安宣言》(2005年)等对上述保护理念进行了进一步解释,保护理论体系逐渐完善^[8]。历史文化遗产具有时代印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背景,记录了历史事件以及有关人物,同时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根基,标识独特的文化传统,彰显历史文脉,具有历史文化价值。蔡奇在2023年12月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保护中华文化遗产、赓续民族历史文脉,是炎黄子孙的崇高责任,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和政治责任。”

价值研究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遗产保护都应以价值为导向。建筑遗产保护层面,1933年,梁思成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指出:“保护之法,首须引起社会注意,使知阁门在中国文化史上之价值,是为保护之治本办法。”^[9];历史城市保护层面,当前对于历史文化名城、街区的申报认定和保护措施都以历史文化价值为主要依据^[10];文明传承层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因此,建立省域保护传承的本土化体系,要从中华文明发展流变的历史进程中,以系统性、整体性的思路凝练省域城乡历史文化的整体价值,为外化的保护行为提供内在的价值合

理性基础。

省级行政单元是我国治理体系中承上启下的关键层级,具有“山川形便”与“犬牙交错”并存的典型历史地理格局特征,区别于历史城市价值,省域历史文化价值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关联性^[11]。基于此,本文以系统观为指引,探索形成了适应省级历史特征、地域特色、文化特质的省域价值研判技术,包括依托地理大势挖掘文化特质、依托线性廊道挖掘文化关联、依托山水形胜挖掘营建智慧。

2.1 依托地理大势挖掘文化特质

自然地理是孕育文明形态的决定性因素。我国是多山多水、地貌丰富、气候多样的国度,在自然地理大势的影响下,橘过淮而为枳——不同区域的气候物产、风土人情具有显著差异^[12]。在漫长的农耕文明时期,百里不同俗——纵横交融的高山大河框定了不同人群的生产生活空间,形成了大量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板块。

从地理大势来看,安徽地处南北要冲,横跨江淮,长江、淮河将其清晰地划分为皖北、皖中、皖南三个特质迥异的地理区域(图4)。其中,皖北为北方经济文化区,皖南为南方经济文化区,皖中为南北经济文化过渡带。皖北和皖中是江南锁钥,保江必保淮,是南北对峙、东西争锋的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战乱频繁、水患严重;皖南山区是乱世时期中原士族的避乱所和桃花源,形成了包括徽派建筑、雕刻、版画、新安画派、新安医学、新安理学以及徽商、徽剧、徽菜等在内的徽州文化,影响遍及海内外,在乱世时期为汉文化的薪火相传发挥了巨大作用。



图4 安徽自然地理大势示意图

Fig. 4 Schematic diagram of Anhui's natural geography trend

2.2 依托线性廊道挖掘文化关联

在我国广袤的大地上，遍布着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线性文化廊道，它们是体国经野之制的产物，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联系纽带，是不同地理空间和文化群体之间对话交流的载体^[13]。秦修驰道、汉通西域、隋唐开凿大运河、明清完善驿路网，以及因商贸而兴的茶马古道、万里茶道等历代跨区域大尺度线性廊道的建设，强化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促进了沿线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带动了沿线城镇聚落的物质循环、信息交流、文化融合。

安徽地形复杂多样，水系、古道、近代铁路、跨地域水利工程等构成了多样化的线性文化廊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淮河支流——涡河沿线诞

生了先秦时代的老子、庄子以及五代末期的陈抟等道家思想代表人物，涡河流域也成为了道家思想文化传播的重要路径。隋唐大运河、长江、淮河及其支流是重要的商业贸易通道，安徽境内的铜、茶叶、木材、粮食等商品通过发达的水运向外运输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上游沿岸风景秀丽，名胜众多，谢灵运、李白、苏轼等名家留下大量名篇，是世界级的山水诗画廊道。此外，安徽境内的徽州古道，津浦、皖赣等近代铁路以及引江济淮工程线路等线性廊道，极大地促进了沿线城镇聚落的商贸繁荣、文化交流本文对安徽线性文化廊道进行了全方位梳理，对文化关联性进行了系统评估，作为保护传承格局和展示网络构建的基础(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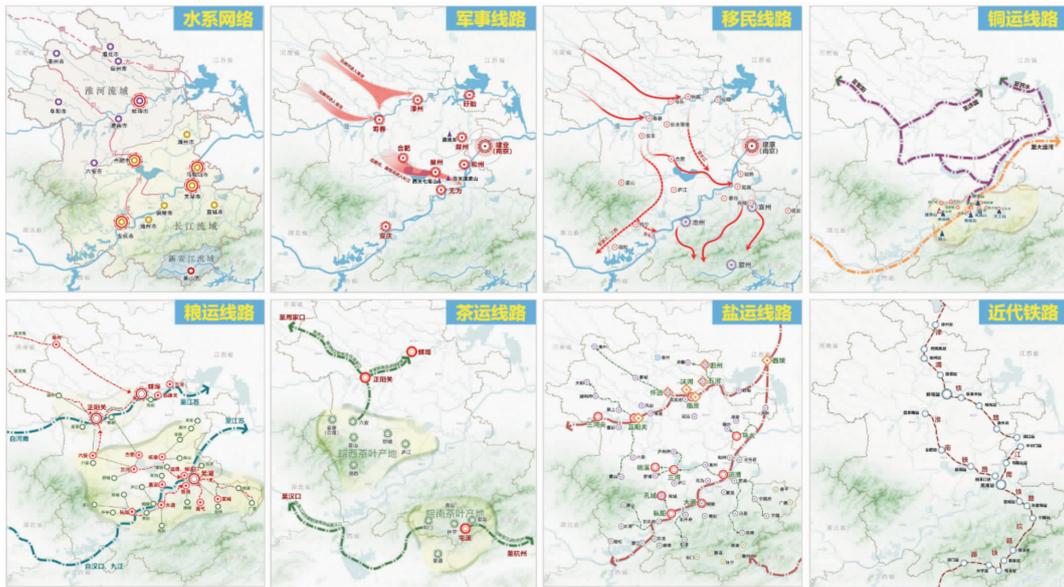


图5 安徽线性文化廊道分布示意图

Fig. 5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Anhui linear cultural corridor

2.3 依托山水形胜挖掘营建智慧

中国人在不同尺度的人居营建中，都会将山水形胜、自然环境承载力等作为重要前提，借山水形胜建立空间秩序、塑造人居特色，并逐渐融入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内涵^[14]。钱穆指出：“中国山水实即中国文化之具体表现。虽一自然，备见人文。亦为我民族大生命所寄。”^[3]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趋利避害、适度调试、寄情山水等营建智慧，这些智慧并不是空洞的、模糊的、虚无缥缈的，而是理性的、鲜活的、可认知的，它们融入到“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之中，成为中华文明最突出的特征之一^[15]。

安徽境内名山大川广布，“五岳有其一，四渎居其二”^[16]，具有得天独厚、丰富多样的地理环境和人文景观。以长江、淮河、黄山、潜岳等为著，还有天柱山、九华山、齐云山、琅琊山、八公山、敬亭山等众多文化名山。从区域尺度来看，以芍陂、通济渠、渔梁坝、淠史杭灌区工程、引江济淮工程等为代表的水利工程见证了中国古代灌溉工程技术和近现代水利事业发展的辉煌成就，积累了丰富的治水兴农智慧。

从城市尺度来看，安徽境内长江、淮河、新安江三大水系及其支流是城镇发展的摇篮，沿线城镇选址、营建与山水形胜关系紧密，通过舆图

解析与分析, 总结出安徽都城型、“城—市”型、综合型和山水小城、临近码头格局规整的城市、因山水为屏障的城市类型, 提炼了安徽顺应自然、

因地制宜、天人合一的山水营城智慧和“枕山、面水、聚合、朝阳”的聚落营建智慧(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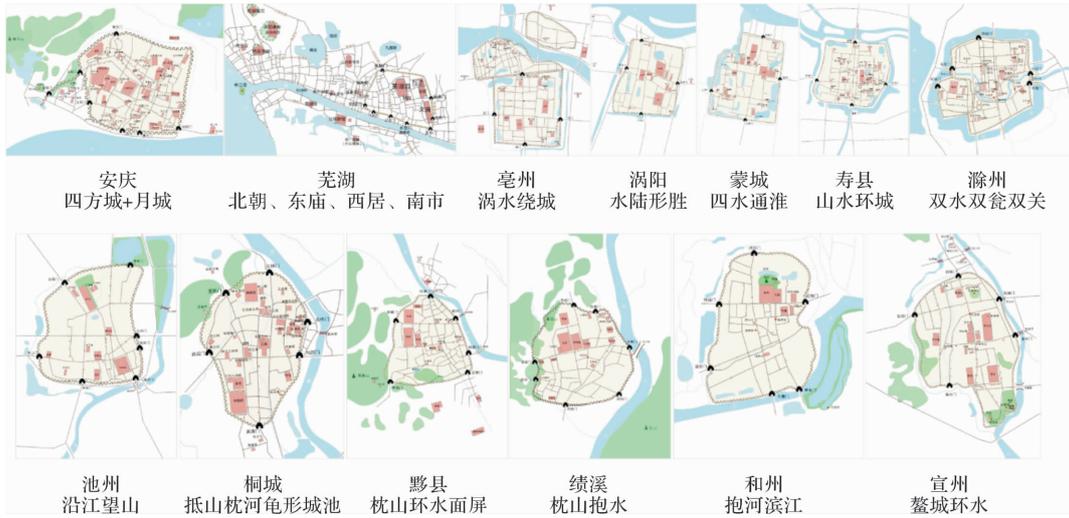


图 6 安徽历史城市山水营城智慧分析

Fig. 6 Analysis of landscape environment and building wisdom in Anhui historical cities

按照上述方法, 梳理历史脉络, 通过纵向和横向类比、定性和定量佐证、价值和载体支撑等具体手段系统凝练安徽在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 凝练安徽历史文化核心价值(图 7)。对照核心价值, 全面整理和分类提炼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街区和不可

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历史地段以及工业遗产、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及潜在资源等各类城乡遗产, 建立与价值相匹配的载体清单, 梳理载体名称、位置、坐标、支撑价值特征等信息, 形成涵盖“一套图+一套表”的安徽核心价值载体数据库(图 8)。



图 7 安徽历史文化核心价值示意图

Fig. 7 Anhui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re values

3 系统观指引下的省域保护传承本土化体系中的格局构建

省作为中国古代后期承上启下的治理单元,

在各个时代都留下不同的文化足迹, 演化至今形成了独特的整体格局。因此, 对于省域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 不能局限于各类保护要素的简单罗列与单点保护, 而应当构建体现省域文化脉络和

核心价值细化	载体名称	具体地址	保护对象级别	保护对象类型	X	Y
1-1	尉迟寺遗址	亳州市蒙城县许楼镇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其他	116.7595	33.18647
1-1	薛家岗遗址	安庆市潜山市王河镇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其他	116.6026	30.38784
1-1	禹会村遗址	蚌埠市禹会区秦集镇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其他	117.2095	32.71942
1-1	垓下村	蚌埠市固镇县垓下村	省级历史文化名村	村	117.3248	33.14527
1-2	寿县	淮南市寿县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城	116.8068	32.38566
1-2	寿州遗址(含西南小城)	淮南市寿县春秋镇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地段	116.7911	32.40662
1-2	楚王城遗址	芜湖市市区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地段	118.4407	31.18624
1-2	安丰塘(芍版)	淮南市寿县城南60华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建筑	116.6873	32.15567
1-2	楚国楚王陵武王墩大墓	淮南市田家庵区二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其他	116.9551	32.41959
1-2	严氏孤堆	淮南市谢家集区孤堆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其他	116.9412	32.33877
1-2	黄泥孤堆(黄歌墓)	淮南市谢家集区李郢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其他	116.8667	32.43024
1-2	麻线墓	淮南市寿县八公山乡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其他	116.7892	32.43245
1-2	李三孤堆墓群	淮南市谢家集区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其他	116.9735	32.28014
1-2	大孤堆古墓葬	淮南市曹庵镇孤堆村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其他	117.0233	32.33555
1-2	颍质子遗址	阜阳市太和县宣集镇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其他	115.8067	33.20248
1-2	胤肥运河	安徽肥西县将军岭	(未列入保护名录)	其他	117.0797	31.75988
1-2	亳州	亳州市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城	115.7857	33.67125
1-2	涇阳	亳州市涇阳	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城	116.2229	33.32009
1-2	凤阳	滁州市凤阳	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城	117.5399	32.70419
1-2	钟离城遗址	滁州市凤阳县板桥镇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村	117.6972	32.7329
1-2	中都皇故城及皇陵石	滁州市凤阳县西北角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地段	117.5399	32.70419
1-2	凤阳	滁州市凤阳县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城	117.5399	32.70419
1-2	亳州古地道	亳州市谯城区人民路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建筑	116.7844	33.69819
1-2	芜湖天主堂	芜湖市镜湖区吉和街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建筑	118.3946	31.17656
1-2	英驻芜湖领事署旧址	芜湖市镜湖区范罗山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建筑	118.376	31.16865
1-2	大学红楼及敬敷书院	安庆市大观区菱湖南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建筑	117.0568	30.35091
1-2	安庆天主堂	安庆市迎江区迎江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建筑	117.0563	30.34291
1-2	怀远教会建筑旧址	蚌埠市怀远县怀远镇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建筑	117.2192	32.80177
1-2	戴安澜故居	芜湖市无为市洪巷乡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建筑	117.6826	30.92209
1-2	王稼祥故居	宣城市泾县厚岸村06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建筑	118.065	30.38338
1-2	洪家大屋	黄山市祁门县城关仁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建筑	117.7247	29.69295
1-2	芜湖“小天桥”	芜湖市市区儒林街4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建筑	118.3928	31.151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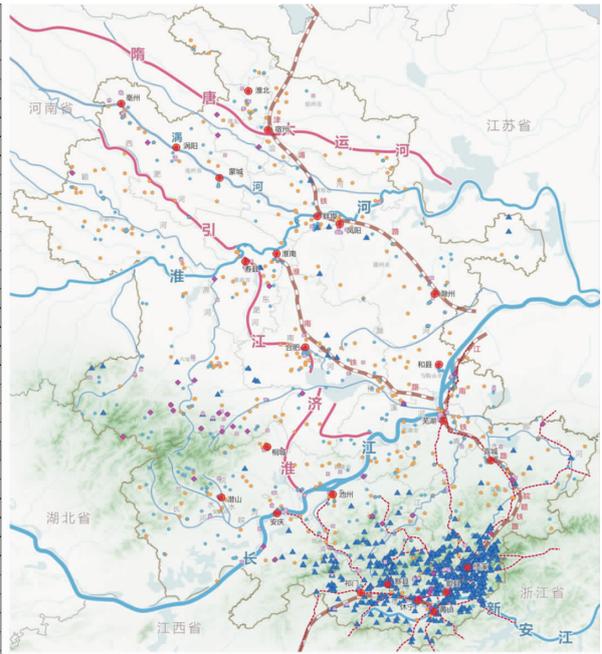


图8 安徽历史文化核心价值载体“一套图十一套表”示意图

Fig. 8 Schematic diagram of Anhui'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re value carrier "one set of pictures+one set of tables"

要素关联的保护整体格局^[13]。应当立足于省域独特的历史脉络演化特征，以省域核心价值为导向，以自然地理格局和多元地域文化区域为本底，以重要文化廊道和线路为纽带，以历史文化遗存为依托，以省域国土空间总体格局为指引，对多因子多要素综合叠加，构建省域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总体格局、甄选保护要素，形成全时空、全要素、全景式的保护传承顶层框架和省域历史文化坐标。

3.1 构建全时空保护格局

在安徽的实践中，对全国层面涉及安徽的长江、大运河等重要文化廊道进行了梳理，并叠合了徽商古道、淮河、新安江、近代铁路、引江济淮通道等地区文化廊道，作为安徽保护传承总体格局构建的重要纽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分析了安徽的自然地理格局、人文地理格局、文化习俗方言分区等文化因子(图9)，叠合线性联系廊道、价值载体密度，并充分考虑安徽省国土空间总体格局，将多因子进行叠加、多要素加以综合，形成以城为核心、以镇为枢纽、以村为节点的城乡聚落系统性框架(表1)。进而借鉴文化生态学理念，织补、串联村镇集中片、文化线路、生态空间等，由点及片、以多级线路串联，形成安徽省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总体格局。

表1 保护格局建构的影响因子

Tab. 1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rotection pattern construction

影响因子	影响因子具体内容
自然地理格局	西南高东北低，分为淮北平原、江淮丘陵、沿江平原、皖西大别山区、皖南山区五大区域； 淮北平原地势坦荡，江淮丘陵逶迤曲折，沿江平原河湖交错、平畴沃野，皖西、皖南山区层峦叠嶂
人文地理格局	涡淮文化圈、皖江文化圈、徽州文化圈等
方言分区	中原官话、江淮官话、赣语、吴语、徽语等多种不同的方言分区
线性廊道	水系文化廊道：长江、淮河、大运河、新安江、引江济淮等； 铁路文化廊道：津浦铁路、淮南铁路、江南铁路、皖赣铁路等； 陆路交通廊道：徽州古道等
价值载体密度	皖南高密度聚集，皖北、皖中局部聚集； 围绕主要历史城镇、水系、交通线路聚集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一圈：合肥都市圈； 两屏：皖西、皖南生态安全屏障； 三带：长江、淮河、引江济淮复合廊带； 四区：皖北平原、江淮丘陵、沿江平原、皖西皖南山地丘陵农林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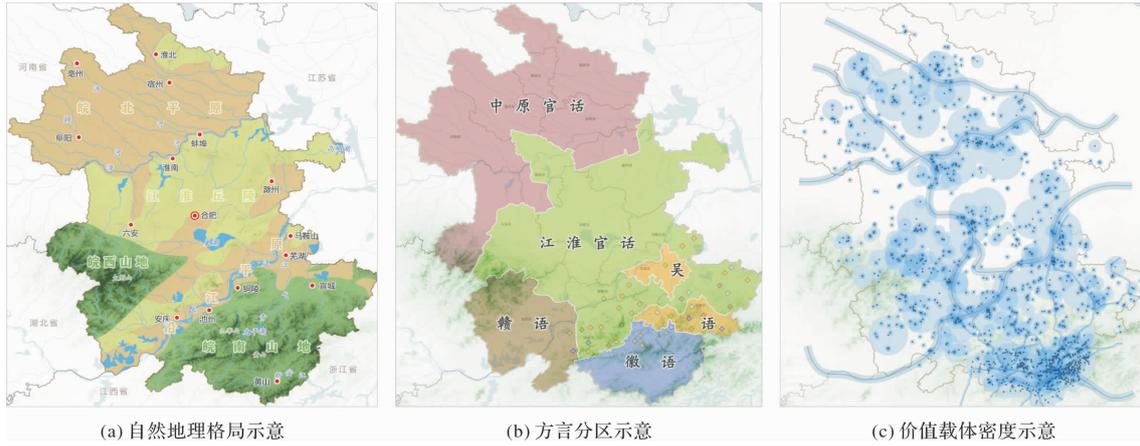


图 9 安徽文化因子分布示意图

Fig. 9 Distribution map of cultural factors

安徽省域保护总体格局可概括为“三区两圈、四轴六核、多线多点”(图 10)。

程等构成南北文化复合轴, 文化轴既是安徽地理空间划分的要素, 也是城镇村发展的重要依托, 在文化、交通、商贸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线性遗产, 起到贯穿省域空间, 串联沿线历史文化资源的作用, 丰富了文化与城市发展的内在联系; “六核”即文化关联性较强、历史文化资源分布较为集中的六个文化核, 文化核是在近现代城市地位、历史、文化集聚能力和作用突出的地区; “多线”即省域内的主要文化线路; “多点”即对于安徽文化认同有重要意义的精神标识和自然标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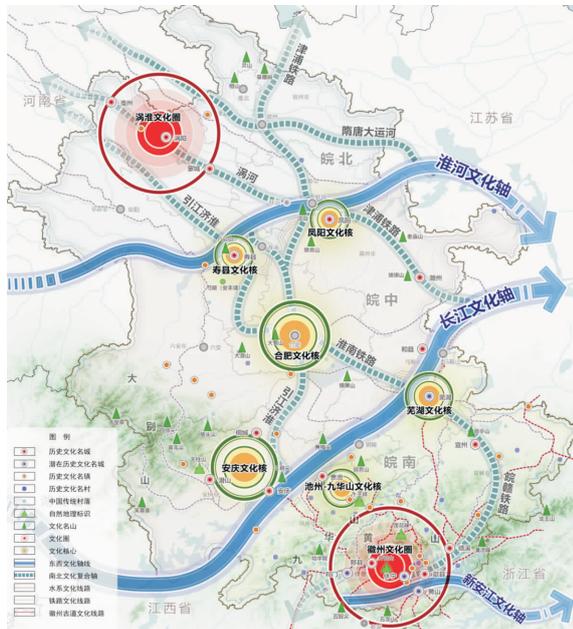


图 10 全时空的保护传承格局示意图

Fig. 10 Pattern of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throughout time-space

“三区”即自身地理人文和经济发展关联性较强的皖北、皖中、皖南片区, 片区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和历史演化而具有各自独特又相互交融的文化特征; “两圈”即历史地位突出、文化遗存集中, 对周边区域具有较强文化辐射作用的涡淮文化圈、徽州文化圈, 文化圈是以城镇村等复合活态载体为主体和依托, 重点包括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等历史文化遗产的区域; “四轴”即横贯省域东西向的长江、淮河、新安江文化轴, 以及涡河、淮南铁路、引江济淮工

3.2 甄选全要素保护名录

省域保护格局是强化安徽省域层面的文化系统性、关联性的空间基础. 本文认为, 应以价值为导向, 以保护格局为依托, 通过严谨的甄选方法, 支撑价值和格局, 形成完善的保护名录, 夯实新时代省域保护传承的四梁八柱。

在安徽实践中, 通过“确定范围和类型—广泛调研与挖潜—提出推荐名单—制定保护名录—名录动态管理”的技术路径, 以完整彰显安徽历史文化价值、凸显省域保护传承总体布局为目标, 全面评估现状历史文化资源, 将核心价值对应的物质载体与安徽现有各类保护名录进行比对分析, 形成了潜在历史文化资源名单, 并将潜在资源和保护传承格局进行了叠加分析, 对支撑格局的重要资源进行甄选后作为规划推荐增补的保护对象名录, 形成了安徽省全要素的保护对象名录, 实现省域层面主要保护对象的空间全覆盖、要素全囊括(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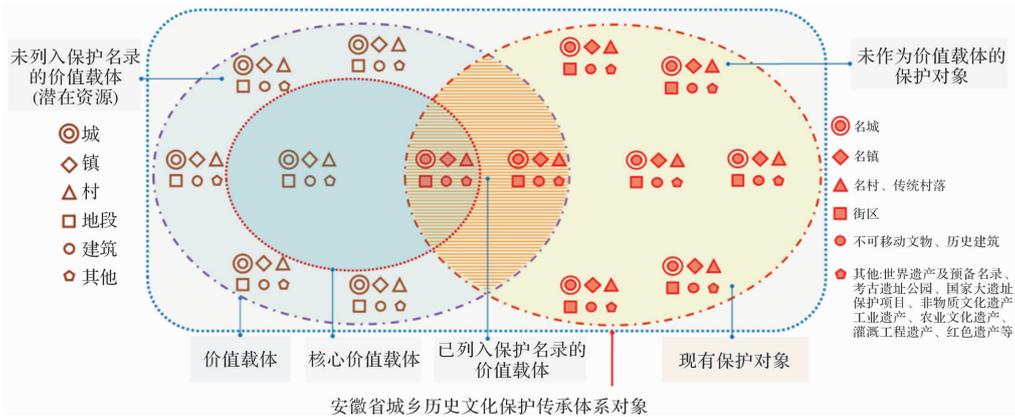


图 11 安徽省全要素的保护对象名录甄选方法

Fig. 11 Selection method for the list of protected objects for all elements in Anhui Province

3.3 确立全区域保护框架

安徽省全区域的保护策略主要从各历史时期、各文化区域、本体及其环境三个方面制定覆盖全区域、全时段、全谱系的历史文化保护策略。

首先,完整保护各历史时期的要素,整体保护长江、淮河、黄山、九华山、天柱山、齐云山等文化标识,保护工业遗产、灌溉工程遗产、教育遗产和近代住宅区等,保护反映中国共产党在安徽早期活动、千里跃进大别山、夺取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胜利等历史纪念地,保护新中国工业建设、创新科

技、水利工程、淮河治理等发展阶段的代表性遗存。其次,系统保护区域历史文化资源,按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要求,对长江、大运河等进行保护利用,系统保护淮河、新安江、涡河、淮南铁路、皖赣铁路、津浦铁路及古河道、古驿道、古茶道、徽商古道等遗产廊道及沿线聚落(图 12)。再次,完整保护遗存本体与自然人文环境,对构成遗产环境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山水格局进行修复,留住城乡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保护城镇传统格局、历史风貌、人文环境、生活习俗、历史记忆。



图 12 安徽省历史上的茶、粮、铜、盐运输线路示意图

Fig. 12 Schematic diagram of tea, grain, copper, and salt transportation routes in the history of Anhui Province

4 系统观指引下的省域保护传承本土化体系中的策略制定

在省域保护格局和保护框架的整体指引下,结合资源禀赋特征,制定适合省级层面整体保护传承的分流域、分类型、分主题多维度系统策略,进一步强化安徽开放性的历史格局特征,形成面向区域的开放多元的文化网络和文化体验空间,丰富安徽省域保护传承工作的层次、类别、深度,实现系统观指引下“合一分一合”的保护策略体系构建与校验。

4.1 分流域整体保护

文化和流域密不可分,大江大河惟其流经区

域广泛、支流众多而形成广阔的流域。丰富的水源提供了优越生产、生活条件,大多数流域也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和发达区域。安徽境内影响较大的流域主要包括长江流域、淮河流域、新安江流域,这些流域以水为纽带形成各自独特的经济社会大系统,并产生了特色鲜明的文化。本文对安徽境内的流域整体保护传承分别提出了针对性的策略。深入挖掘流域沿岸城乡历史文化聚落的整体价值,提出了完善保护名录的建议,并坚持系统观念,科学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的整体保护,提出了流域历史文化、山水文化与城乡发展相融合的具体举措^[17](图 13)。



图 13 安徽省域内长江流域整体保护示意图

Fig. 13 Overall protec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in Anhui Province

4.2 分类型多样保护

省域保护传承体系是以具有保护意义、承载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价值的城市、村镇等复合型、活态遗产为主体和依托, 各类型保护对象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保护对象量大面广、类型多元, 涉及的主体复杂众多, 并且与城市发展密切融合, 是承载生产生活的多元属性空间载体^[18]。因此, 应当在整体保护、系统保护的基础上, 对保护传承体系的各类保护对象的保存基本状况进行了详

细的摸底, 分门别类地制定了适应不同对象价值特征的具体策略和措施, 促进不同类型保护对象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在具体实践中, 分别针对安徽省域内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以及工业遗产、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不同类型的遗产提出了适宜性的保护措施(表 2)。

表 2 安徽省历史文化名城措施指引

Tab. 2 Guidelines for measures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ies in Anhui Province

传统格局	现状历史风貌	保护要求	代表
格局风貌完整	历史城区整体形态和历史风貌保存完整, 传统格局、街巷肌理清晰; 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集中成片, 不协调建筑总用地面积小于历史城区建筑总用地面积的 1/3。	加强格局风貌整体保护, 保护城垣轮廓、历史轴线、街巷格局、院落肌理、重要节点等。 保护与名城密切相关的山水环境和景观视廊, 严控历史城区周边建设及天际线, 避免对格局风貌造成不良影响。 整体提升历史城区功能, 制定正负面清单, 调整与保护不相适应的功能。	歙县 绩溪 黟县 桐城
格局完整, 风貌整体性有一定欠缺	历史城区传统格局清晰完整, 街巷尺度有一定变化; 历史风貌局部集中成片, 整体性不足, 不协调建筑总用地面积小于 1/2。	保护历史城区格局肌理, 保护历史街巷空间尺度, 严格控制历史城区建筑高度、体量、风格、色彩, 整治改造不协调建筑, 合理引导新建改建建筑风貌。 整合利用历史城区低效用地和需要腾退的工业仓储等用地, 推进功能更新。 整治背街小巷环境、传统建筑的适宜性改造。	亳州 寿县 安庆 凤阳 蒙城 涡阳 贵池 滁州
格局不完整, 肌理风貌碎片化	历史城区原有轮廓和格局依稀可辨, 但大部分街道尺度已发生变化; 历史风貌不连续、碎片化, 现代风貌占主导, 仅局部保存一定规模的历史文化街区。	重点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 突出重要景观界面、历史街巷的风貌特征。 进一步挖掘保护要素, 延续传统基因, 控制建筑高度和形式, 鼓励继承创新彰显特色。 构筑文道系统, 链接碎片化资源, 织补古城肌理, 置入文化展示空间, 通过路径标识、公共空间改造、历史建筑活化利用推动历史城区文化氛围提升。	潜山 和县 宣州

4.3 分主题系统彰显

安徽省域历史文化资源众多,但散点式的挖掘和保护难以整体彰显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因此,需要以保护传承总体格局为指引,在有效保护各类遗产的基础上,引入新的理念和方法对区域历史文化进行系统展示与传承。充分借鉴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引入文化生态学理念,识别历史斑块、历史路径、历史节点,通过织补、串联、延续等方法整合碎片化的历史文化资源,建立区域文化与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经济社会组织、价值观念等构成的完整网络,网络要重点强化动态性、开放性、整体性。

具体研究中,以安徽省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总体格局为指引,梳理省域各类历史文化资源、

文化线路廊道、文化斑块,叠合行政管理单元、蓝绿网络、交通网络、绿道网络等现代空间要素,分层次、分类别串联各类历史文化遗产,构建开放多元、“蓝、绿、紫”交织、融入生产生活的安徽省全域文化展示网络。

以全域文化展示网络为基础,将同一历史文脉或文化特质相近的斑块、节点通过游线串联形成安徽文化特色空间,通过公路、城际铁路、观光旅游公交、游船、骑行等多种方式组织文化体验线路,包括战争怀古与红色文化、多元思想文化、手工业商贸文化、传统聚落文化、近现代工业文化、改革创新文化等多元文化展示体系(图14),并在促进活化利用、融入城乡建设、弘扬历史文化等方面,促进省域历史文化合理永续传承。



图14 全域文化展示网络示意图

Fig. 14 Conceptual diagram of comprehensive cultural display network

4.4 分片区精准施策

省域各片区历史文化资源本底条件差异较大,需要在系统布局的基础上,立足文化板块差异、地域文化特色,确立省域保护传承举措多层次精准传导路径。打通不同层级保护举措的传导通道,细化省级层面保护策略措施向下传导的“颗粒度”,

指引形成各片区、各市县的重点项目和实施方案,确保省域保护传承体系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具体研究中,立足安徽省地域文化特色,分别对皖北、皖中、皖南三大片区进行差异化精准指引,将遗产应保尽保、展示利用传承、融入城乡建设、管理机制完善等方面的要求具体落实到每个片区(图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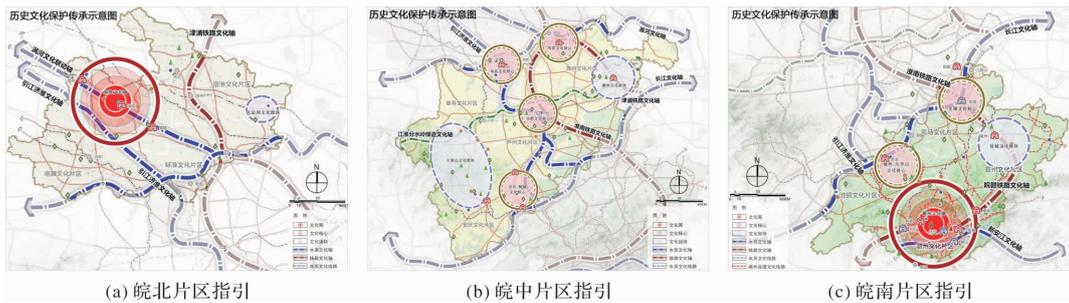


图15 分片区差异化指引示意图

Fig. 15 Differentiation Guidelines for Segmented Areas

比如,针对皖北片区长期洪水、战乱导致的地面遗存少、地下遗址遗迹多的特征,注重挖掘文化内涵和对应的保护名录,以遗址公园等方式

展现皖北历史文化特征;针对皖中作为江淮战略要地的特征,注重历史功能体系的系统化保护;针对皖南天人合一、聚落活态传承的特征,注重

历史环境与聚落群的整体保护管控。

对安徽省下辖的16个设区市和59个县级行政单元逐个提出保护利用传承、融入城乡建设、健全管理机制等方面的具体措施,逐一明确了各市县需要落实国家、省的重点任务和与相关市县协同的具体要求,分级分区分类分期落实重点任务,保证各项规划措施的精准传导和有效实施。

5 结语

本文在系统观指引下探索了省域整体价值研判方法,以安徽省为例,探索构建了省域保护格局,并结合安徽省特点,按照分流域、分类型、分主题、分片区制定了系统的保护策略。通过以上研究,建立了省级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本土化体系构建的方法路径,为其他省域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与实践样本。

从系统观的视角来看,省级单元的形成和发展大致受到政治、经济、生态、文化四种力量的影响。其中,政治的力量最直接,经济的力量最显见,生态的力量最基础,而文化是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构建省域保护传承的本土化体系,以系统观视角探索省域形成发展的基本脉络,能够更清晰地理解省域在特定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中长期形成的演化规律、历史分层,也能使保护、利用、传承、创造等当代活动延续历史文脉,最大程度彰显省域整体价值,增强一省之文化凝聚力,对推动我国历史文化保护理论与实践的本土化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2021年第26号[EB/OL](2021-09-03).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37945.html.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pinions on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in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2021, No. 26 [EB/OL]. (2021-09-03).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37945.html.
- [2] 张光直.论“中国文明的起源”[J].文物,2004(1):63.
ZHANG Guangzhi.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J]. WENWU, 2004(1):63.
- [3] 钱穆.晚学盲言[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QIAN Mu. Late learning blind speech[M]. Guangxi: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04.
- [4] 华林甫.中国省制演进与未来[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
HUA Linfu. The evolution and future of China's Provincial system [M]. Nanj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2016.
- [5] 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 基础、发展和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
LUDWIG Von Bertalanffy. General System Theory: Foundations, Development, Applications [M].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1987.
- [6] 王军,张涵昱,丁俊翔.工业历史地段价值认知路径探索[J].城市规划,2022,47(S2):64-72.
WANG Jun, ZHANG Hanyu, DING Junxiang. Exploring the value cognitive path of industrial historical sites[J]. Urban Planning, 2022, 47(S2):64-72.
- [7]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EB/OL](1964-05-31). http://www.110.com/fagui/law_348905.html.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 ,The International Charter Sites[EB/OL](1964-05-31). http://www.110.com/fagui/law_348905.html.
- [8] 刘曙光,杜晓帆.《威尼斯宪章》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4(2):5.
LIU Shuguang, Du Xiaofan. The International Charter Sites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J]. Scientific research on Chinese cultural relics, 2014(2):5.
- [9] 梁思成.梁思成文集.[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
LIANG Sicheng. Collected works of Liang Sicheng[M]. Beijing: China Construction Industry Press, 1982.
- [10] 王军.探索城市历史文化价值认知的方法体系——以历史性手工业名城浙江龙泉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16,23(2):30-38.
WANG Jun. Exploring the method system of recognizing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s of cities: A case study of Longquan [J]. Urban Development Research, 2016, 23(2):30-38.
- [11] 鞠德东,许龙,杜莹,等.省级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构建方法研究——以云南省为例[J].城市规划,2022,47(S2):88-97.
JU Dedong, XU Long, DU Ying, et al.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method of provincial urban and rur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system: a case study of Yunnan Province [J]. Urban Planning, 2022, 47(S2):88-97.

(下转第474页)